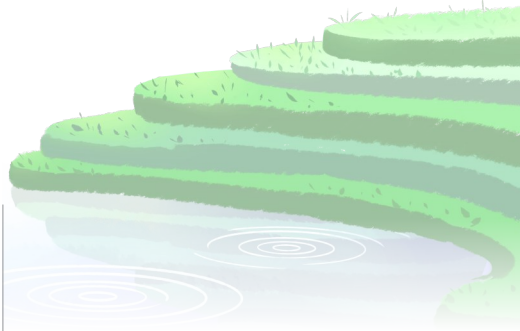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水乡垛田

张宏宇

江苏省兴化市多水，水多则田少，田少则民贫。然而兴化人却自有其生存之道，那便是垛田。

所谓垛田，乃是在水中筑起土堆，土堆之上种菜植稻，四周围水，舟楫往来。远远望去，千百个土堆星罗棋布于水面之上，宛如棋盘上的棋子，这景象，在别处是见不到的。

春汛漫过里下河平原时，垛田便成了漂漂的绿洲。船行其间，但见千垛万垛皆被金黄的油菜花镶了边。水光花影间，农人戴着竹笠俯身劳作，俨然水墨画中点染的墨痕。

我初至兴化，正值春日。乘一叶小舟，穿行于垛田之间。水是清的，清得可以看见水底的鱼虾；水是活的，活得不息地流动着，冲刷着垛田的边缘。船夫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，皮肤黝黑，手上布满了老茧，却有一双明亮的眼睛。他摇橹的手法极是娴熟，小舟在他的操控下，如游鱼般灵活。

“这垛田，有多少年了？”我问。
“少说也有七八百年了。”船夫答道，“听老一辈人说，宋朝时候就有了。”

宋朝，我在心中默念这个遥远的朝代。那时节，中原板荡，金兵南下，多少百姓流离失所。而这水乡泽国，却以它独特的方式，养育了一方百姓。水患频仍，人们便与水共生，在水中造田，在田边行舟。这智慧，不知是多少代人用血泪换来的。

小舟转过一个弯，眼前豁然开朗。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铺展在眼前，与碧水相映，美不胜收。几只白鹭从花丛中惊起，振翅飞向远方。花香混着水汽扑面而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史书上记载，兴化自古便是“鱼米之乡”。但鱼米从何而来？不正是这一块块从水中抢来的土地，和百姓们日复一日的劳作换来的吗？水给了他们困难，也给了他们生机。

午后，我们停靠在一个较大的垛田旁。田边有几间茅屋，屋檐晒着渔网，几个孩童在嬉戏。一位老农正在田里除草，见我们到来，直起腰来打招呼。他的背已经驼了，脸上的皱纹如同垛田边的水纹，一道一道，记录着岁月的痕迹。

老农邀我们进屋喝茶。茶是自制的菊花茶，清淡中带着微苦。屋内简朴，却收拾得干净。墙上挂着几幅年画，已经泛黄。一张方桌上，摆着几个粗瓷碗。

“现在年轻人都不愿种垛田了。”老农叹息道，“嫌累，嫌收入少，都往城里跑。”

我望向窗外。阳光下，垛田静静地躺在水中央，几株嫩绿的秧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摆。千百年来，它们就这样存在着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。而今，却面临着被遗弃的命运。

“您种了多少年垛田了？”我问。
“打从记事儿起就在垛田上摸爬滚打。”老农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彩，“我爹、我爷爷，都是在垛田里长大的。那时候，家家户户都有船，天不亮就划船下田，天黑才回来。虽然苦，但饿不着。”

他的话语中，透着对往昔的怀念，也隐含着对现状的无奈。时代在变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。垛田这种古老的耕作方式，是否终将成为历史？

辞别老农，小舟继续前行。夕阳西下，水面泛起金色的波纹。远处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，与晚霞融为一体。这景象，恍如一幅水墨画，宁静而美好。

船夫忽然唱起了一首古老的船歌，歌声沙哑却充满力量，在水面上回荡。我听不懂歌词，但那旋律中分明有着对水的敬畏、对土地的热爱、对生活的执着。

夜幕降临，我们回到千垛镇上。灯火阑珊处，现代建筑与传统民居并存，新与旧在这里交织。我忽然明白，垛田不仅仅是一种耕作方式，更是一种文化，一种精神。它教会人们如何与水相处，如何在困境中求生存，如何珍惜每一寸土地。

如今，虽然许多年轻人离开了垛田，但仍有那么一些人坚守着。他们或许出于习惯，或许出于热爱，继续在这片水上田园中耕耘着。而垛田本身，也成了独特的风景，吸引着远方的游客。

垛田是兴化的象征，是人与自然博弈又和解的见证。它从历史中走来，向未来走去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这种与水共生的智慧，这种在逆境中求生存的精神，永远不会过时。正如这水，永远流淌；这土，永远孕育生命。

汤素兰：美好里长出童话

胡宇



汤素兰。通讯员 摄

识的朋友里，好几位的新书都去找她写序。有次，我去她位于林木森书店楼上的工作室看她。她刚完成两本书的序言，忙不迭地给我倒茶。我叹息说这工作量也太大了，要是作者自己能写初稿就好了。她笑说，有的作者出于礼貌，确实会写一个初稿，但她还是会自己写，“我必须对自己的文字负责”。

汤素兰老师出生于宁乡青山桥镇一个偏僻的山村里，直到读高中，才生平第一次走出山村，来到二十多里外的镇上。童年的经历，让她深知乡村孩子求学的不易，更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。为此，她坚持不懈地在全

国各地捐建素兰书屋，希望孩子们能从书本中获得坚强的生命力量。

2018年，她在她任教的湖南师范大学设立“素兰文学创作奖”，鼓励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学子们。2024年，她更是在家乡设立素兰文学教育奖，奖励扎根山区的老师和学业优秀的孩子。第一次举行颁奖仪式的时候，大屏幕展示山区孩子的勇毅坚强和山区老师的质朴坚守，与会者被深深感染以致泪目。因为这个奖项，他们的故事被看见。作为奖项的倡导者和主要出资人，她谢绝了讲话的议程，只是上台颁了一下奖。“该说的都说了，而且，做比

说更重要，不是吗？”她微笑着回应我的疑惑，我则马上想起一句诗，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”。

作为著名作家、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汤素兰老师，主业是写童话。几十年来，她真正做到了著作等身。很多人和我一样好奇她是如何管理时间的，也有很多人问她童话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。有次讲座上，她提到了自己的童话是“捡”来的，比如从旅途中捡、从书本中捡、从工作中捡、从家务中捡、从朋友聚会中捡……日常生活于她是一个巨大的素材宝库。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早上捡到的童话最新鲜”，她说自己是一个勤劳的赶早人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灵感有如昙花，转瞬即逝，必须及时抓住。

生活中不是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。汤素兰老师说自己一直保持着用心看世界的习惯，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小时候的自己。她善于发现美、欣赏美、分享美，所以笔下才会有如此多美丽的童话故事。人常说“文如其人”，一个追求真善美的作家，她写出的一定是散发着珍珠般光泽的美好文字。

最近她在《人民政协报》开了一个“遇见美好”的随笔专栏，讲述日常生活中的点滴，读来让人如沐春风。心有繁花，入眼皆风景，这是这个系列给我最直接的感受。一个美好的人，一定遇见美好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遇见汤老师、遇见她的作品，也是我和很多读者朋友们的美好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。汤素兰，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、湖南省作协主席。）

镌刻在时光里的牵挂

来文平

就冒雨出门，与村民拉家常、讲政策，动员大家筹工筹劳，共同为修路贡献力量。

经过不懈努力，3.5公里的金星来凤幸福连村路终于建成通车。

初春的细雨，如牛毛，如细丝。我们冒雨前往一只孤寡老人张九连的家。

走进大堂，一面“卫生家庭”流动红旗格外醒目。张奶奶的家一尘不染，干净整洁，烤火房也清爽宜人。张奶奶说：“去年工作组号召搞卫生，我就想着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没想到得了这面红旗，还奖励了200元钱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！”她坚定地说：“只要我还能动，我就会把家里卫生搞得好好的，不让‘流动红旗’流出去！”

张奶奶出生于1940年，如今已85岁高龄。她自幼失去父母，却凭借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，一路顽强前行。

走进红花村湘水农场。一进大堂，“红花村贤”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的荣誉奖牌在墙上闪闪发光，它们诉说着主人不平凡的故事。

奖牌的主人王师调，是红花村二组村民。20岁那年，南下打工热潮席卷全国，王师调却选择留在大山深处。他凭借一股拼劲，养了两头肥猪，卖掉后还清了结婚欠下的债务。

看到养猪形势大好，王师调大胆尝试，开办了养猪场。当时，山村养猪户众多，但销路却成了难题。然而，他目光长远，积极联系广州市的屠宰场老板。很快，大型运输车开进村庄，养殖户们看着手中的钞票，脸上洋溢着喜悦。

王师调并没有满足于于此，他又在镇上开了饲料店，还养起了古老的瓦灰鸡，规模达500多羽。

古老的乌楼桥头，一块石碑巍然挺立，“永感恩党”四个大字在阳光下光彩夺目。这是2024年2月1日，全村村民自发竖立的“感恩石”，它承载着红花村人民对党的无限感激，对乡村振兴工作队的深情厚谊。

“感恩党的好政策，感谢省委党校选了好队伍，工作队走了好路子。”红花村党支部书记向前的话语，道出了全体村民的心声。

在工作队的带领下，如今的红花村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：设施日益完善，道路宽敞平坦，文体广场、博爱书屋、乡村音乐室、老年活动中心丰富了村民的生活；环境更加优美，绿树成荫，鲜花盛开，河岸葱郁，溪水欢唱……

回乡

江明超

下了车，农家院子里披着挂着的，层次不一，都是收获。红、黄色最抢眼，一排排、一堆堆的玉米、金瓜南瓜、天井里栽的果树，咧了牙的大石榴，孩子看了能咧开嘴笑。

一见面，小侄子鱼儿还是有些怕生。没几分钟就熟络了，跟在身后成了暖融融的小尾巴。

带着鱼儿上街走，路上街坊四邻，聊的都是茄子豆角的家常。张大娘看到我打了个招呼，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家里。返回来，双手一捧喜糖摆成小山：二侄儿，小辉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吃块喜糖！说着把糖就往我手里放，手里放不下了，就往兜里塞。女人操劳半辈子，嚼咽辛苦，儿子成家，难得的幸福喜气，填补进满脸的风霜皱纹。路上碰到老人家，简单地打个招呼后就急急回家了。

父亲已六十有五，不经意间过了耳顺之年。好在身子硬朗，还是听不进劝，种了一辈子的庄稼活不肯丢掉。这次回来，我参与到父亲重复了几十年的农忙中。很庆幸，粗糙费力的劳作，唤醒自己农民这身胎骨。一摊摊玉米码在地上，阳光照下来金黄得刺眼，颜色很好看。

父亲说还想养牛，人老了有牛做个伴，可以说说话，牛最懂庄稼事，最懂庄稼人。人老了，经常做梦，梦到最多的还是自家养过十几年的那头牛。每说至此，父亲总念念不忘：唉，我的小黄牛……那时我四五岁，父亲买了一头小牦牛，喂得油光

水亮。直到家里发生变故那年，不得已卖掉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牛贩子牵走牛的那天，父亲再三嘱咐，一定要找个庄稼人养，千万别杀了。知道要离开这个家，牛半跪地上不肯走，眼泪与牛毛交织，几步一回头，哞哞两声。父亲手一直挥着，嘴里早泣不成声：走吧，走吧……

晚饭喝了两杯，都说家里的酒不醉人，放开喝，才能找回先前的脾胃。见过酒后失态的自己，很丑。收着点，能把握住分寸。可一有分寸，人就变得无趣，顺手又满上了。

酒后睡不着。出了院子，雨顺着砖瓦溜下来，蛐蛐儿藏在草丛里，几声稀松的秋鸣，远处有不时时辰的鸡叫，村子静下来很快，只要关了灯，夜就有了夜的样子。听说村子马上就要拆了。等到村子拆

作家写作家



出差一周，回来看到办公桌上摆了一高高一堆报纸杂志。在电子阅读盛行的年代，作为“老报人”，我还是习惯翻一下报纸，特别是报纸的文化和副刊版，了解文化界动态，体验纸张的质感。

这一翻，立马看到熟识的汤素兰老师的名字和作品出现在几个报纸上，其中《文艺报》刊载的是她为赵燕飞老师新作写的评论。心下不禁感慨又惭愧，感慨的是，汤素兰老师事务缠身，应接不暇，却仍能笔耕不辍，除了大量的评论、序言、随笔外，更有时不时地推出的新书巨著，让我深深敬佩；而我，虽然也顶着一个作家的名号，叫得上名号的作品却乏善可陈，真是惭愧。

我经常半开玩笑地说，汤素兰老师是时间管理大师。事实上我知道，她之所以擅长时间管理，是因为对事业的执着、对朋友的真诚、对人生的热情，促使她像抽打陀螺一样不断地抽打自己，以保证有限时间的高效利用。否则，她那近百部著作如何出得来呢？

2021年，我为我的散文集《璜塘湾》请她作序。她虽然很忙，但还是应允下来了，大约是不忍拒绝基层作者，特别是来自家乡的作者的请求。她在序言中真诚地表扬我：一个行政干部在公务之余还能写出没有公文痕迹的灵动文字，非常难得，此后又亲自主持了《璜塘湾》在毛泽东文学学院的研讨会，给我许多鼓励。

她是不忍心说“不”的人，特别是在支持、帮助作家们这一方面，可谓不遗余力。仅我熟

“人在水里游泳的时光是最惬意的，那是一种灵魂失重的美妙感觉。”美国著名作家马克·吐温的这句话，可真是把游泳说绝了。我是2022年开始学习游泳的，回忆起几年来与水交融的日日夜夜，倍感余味无穷和精神振奋。

以水为友，伴水共舞

郭光文

实现由“谈水色变”向水中求乐转变，是我游泳的最大跨越。记得还是读小学的时候，我和班里几个同学利用午休偷偷地溜到学校附近的山塘游泳。由于“内奸”告密，被老师逮住了。大家一會兒排开站在讲台上，让老师在手上各抽了一鞭。从此每当说起游泳我总是心有余悸，以致长期以来被人们戏称为洞庭湖的“旱鸭子”。

退休后，为了一洗“前耻”，我穿上泳衣、戴上泳帽和泳镜，同朋友们一道兴致勃勃地学起了游泳。从蛙泳、仰泳到自由泳，从潜泳、蝶泳到花样泳，我啥样都学，什么都练。有时上午游了，下午又游，甚至晚上还要去蹬几脚。

实现由室内击水向野外遨游进发，是我游泳最大的突破。随着基本技能的掌握，自己逐渐开始不满足于泳池的“拍打”，视野转向了更具挑战性的江河。

那是去年六月，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洞庭湖平原，蔚蓝色的天空、碧绿的湖水和青翠的草岸，交织成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。几个朋友邀我去游湖南的第五大河流汨罗江。当时我虽然口头上连声“应战”，但披挂上阵时，望着宽阔的江面和奔腾的江水，心里却胆怯起来。

正在我犹豫的时候，水性娴熟的杨师傅拉着我们同时跳到了江里。说来也怪，这时的汨罗江水好像一艘便捷的轻舟，乖乖地载着我们开启了一场奇幻的水上之旅。在这里，我们看见了苏东坡“金波荡漾绿肌弄，一片晴空映泳人”的壮美图景；在这里，我们感受了毛主席“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”的豪迈气魄。

打这以后，在新墙河流中，在铁山水库里，常有我们遨游的身影和搏击的涛声。

实现由强身健体向修心养性升华，是我游泳的最大收获。游泳，不仅是对身体的锻炼和再造，而且是对灵魂的净化和洗礼。因为，游泳除了具有强身健体作用之外，还具有不可多得的修心养性的功能。

我的这个认识，是自己在游泳时，从水中悟出来的。在游泳中，我增强了奋斗的勇气——因为，每一次划手都好比是挑战自我的宣言，它鞭策我克服恐惧，冲刺极限，进而达到内心的坚忍与强大；在游泳中，我学会了处事的方法——因为，每一次换气或前行，都是人与水的深情对话或人与水的配合默契；在游泳中，我懂得了人生的哲理——因为，人生在世就像客居泳池，有时候你得沉下去，然后才能够浮上来。

以水为友，伴水共舞，让泳池的热烈常在，令青春乐章永恒！

